

# 从发改委存废之争看顶层设计

孙勇

一石激起千层浪，而这一次是发改委坐上了风口浪尖。在25日举办的首届岭南论坛上，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锐利建言：“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此言一出，迅即引发各方热议，并催生发出一场“发改委是保留还是解散”的焦点话题。

在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发改委自然有保留的必要，否则它就不会成立，并在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另外一些人士看来，发改委是经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绊脚石，理应解散。持该观点的不仅包括以许小年为代表的一些官员，比如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就表示：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要革自己的命，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有可能“会下台”。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发改委是一个既生疏又熟悉的部门。说生疏，是因为多数民众对于发改委的具体设置和职能不甚了解；说熟悉，是因为每逢物价高涨或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发改委便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在普通民众的印象中，油价、电价、煤价、水价乃至方便面的价格

■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 按家庭征收个税宜早不宜迟

罗克关

在两会热烈讨论过减税方案后，昨日一则新闻再度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济南日报》在头版刊发的题为《按家庭征收个税正在进行技术准备》的文章，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监测，当天的网媒报道转载量即达到500篇之多。文中称，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在2012年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

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个消息背后隐含的潜台词应该是政府在上调个人所得税征收点之后，将再度推动按家庭为单位的实质性减税措施。正因为如此，这一乍看起来并无特殊之处的消息才会被各大网络媒体纷纷推至头条显著位置。

为什么说按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是实质性的减税措施？这要从税制的安排说起。从税收安排的理论上讲，如果有甲乙两人收入相等，但其中甲需要赡养家庭，而乙则无此负担。那么从实际效果来看，两人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支出同时，甲为社会承担了更多的公共服务支出，节省了政府的转移支付，而乙则并未尽到更多的义务。所以，如果在按个人征收个税的情况下甲乙两人税负相等，但考虑家庭因素的情况下，甲的应缴个税应该要比乙少才对。简单的来理解，这样的税制是对公民赡养家人所付出的成本予以确认，并给予相应的退税优惠。

但在我们国家现行的税制中，由于信息技术不联网等技术性因素，原本应该推进的按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方案无法实施。其结果就是，目前的税制忽略

等，都是由发改委通过发文或约谈的方式说了算”。

在这里，不妨先梳理一下发改委的“前世今生”。发改委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属于国务院的职能机构，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又于2003年将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目前，发改委内设28个职能机构，包括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发展规划司、国民经济综合司、经济运行调节局、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地区经济司、西部开发司、东北振兴司、农村经济司、基础产业司、产业协调司、高技术产业司、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应对气候变化司、社会发展司、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经济贸易司、财政金融司、价格司、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法规司、外事司、人事司、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等。

由此可见，除了军事与外交之外，发改委的职能几乎无所不包，它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全能政府”的一个缩影。应该承认，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改委（含前身）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发改委的消极作用日益凸显。发改委本质上所秉承的“全能政府”观念和事实上“全面干预经济”的做法，和以自由选择、自由竞争为灵魂和载体的市场经济发生冲突；其中备受诟病的，就是发改委动辄用自己“捆不住的手”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价格和资源进行管制和调配，并人为设置种种行业准入门槛。从这一点看，许小年建言“解散发改委”可谓自有其因，绝非偶然。据媒体报道，许小年的这番建言获得了岭南论坛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热烈掌声。考虑到这次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企业家、政界名流和经济学家，可以说，许小年的建言表达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心声。而许小年们的批评所针对的当然不限于发改委一个部门，它是近年来公众对于强势政府包揽经济社会事务的微词的一次大爆发。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改革再出发”这一时代命题，“顶层设计”成为各方人士热议的关键词。在如何进行“顶层设计”问题上，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应成立一个纵贯全局、协调各方的改革主导机构，以便有效实施“顶层设计”，这个机构可命名为“国家改革综合协调委员会”或其他名称。按照这个逻辑分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不正是个实施“顶层设计”的机构吗？事实证明，发改委正式成立近十年来，一方面，政府的经营管理职能日益强化，国进民退有力可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活力在衰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压制，这一局面的形成，恐怕有悖于发

改委当初成立时旨在推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的良好初衷。如果不引以为鉴，再成立一个实施“顶层设计”的新机构，难道不会成为第二个发改委。

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顶层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并非新鲜事物。他说，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就是有明确目标的改革。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改革开放30年，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而早在12年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大声疾呼：中国经济最需要自由竞争，政府要像戒毒一样戒掉管制。可时至今日，在经济领域中，政府管制还没有看到明显放松的迹象，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这也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改革“年年趟深水，年年趟不过去”、“年年打攻坚战，年年攻而不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坚持既有的市场化改革，却热衷于搞所谓新的“顶层设计”，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不负责任的做法。那种成立所谓“国家改革综合协调委员会”以实施“顶层设计”的想法，本质上是对“全能政府”的迷恋，以及对于市场自治机制和民众探索创新精神的不信任。在以市场化和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改革大业中，“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我们要坚持不懈地这样呼吁。我们相信，只要摒弃私心和部门本位主义，为中国实现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这一千秋大业计，就会体会到“解散发改委”这一貌似狠话背后的经世报国情怀，而许小年们的赤胆建言，也提醒我们从迷恋“顶层设计”的高蹈姿态中俯下身来，达成认同“有限政府”、“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等底线共识，如此，“改革再出发”才会稳步向前，而不会陷入兜圈子的理念迷途。



上瘾彩民七百万，彩票诱惑不一般。遭遇巨亏很容易，实现暴富却困难。投机应该有分寸，博彩最忌陷泥潭。制度固然要改进，人心也莫太贪婪。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 金砖国家信任与合作比金砖还贵重

王勇

本月28日至2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本次会晤主题是“金砖国家致力于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系”。笔者认为，在当今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以及彼此合作要求增加的背景之下，金砖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应当加强相互信任与密切合作。

### 金砖国家经济面临严峻考验

今年，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多，金砖国家面临严峻考验。就印度而言，印度每个月的贸易赤字约为100亿美元，但弥补贸易赤字缺口的渠道却都在枯竭。而且，随着热钱流出，印度的外汇储备将很快被耗尽。对于俄罗斯来说，尽管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欲打造一种多元化的创新型经济，使俄罗斯摆脱对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但近一两年来这种设想恐怕也只能是设想而已。眼下的俄罗斯人依然只是指望全球货币泡沫持续，将传统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一旦全球货币泡沫消失，实体经济紧缩，依靠石油、天然气为生的俄罗斯人的福利生活将会很艰难，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内动荡和财富枯竭。再看巴西，目前巴西面临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并依赖资本账户填补缺口。不久前巴西央行曾预测，今年巴西经常项目赤字将升至650亿美元，并且继续需要由外国直接投资来平衡国际收支。而南非经济在2011年呈现增长停滞和通胀上升并存的局面。其中外部环境影响、失业率居高和国内政策缺乏连贯性是南非经济的最主要问题。今年这个局面或仍难改观。相比之下，中国情况较好，经济增速、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粮食连续8年丰收。但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中仍然面临诸多考验。此前10年靠房地产与汽车拉动的内需动力已经衰竭，新的内部消费基础没有培育出来，财富差距还在扩大，同时或而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困扰，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稳增长、调结构任重道远。

### 加强信任与合作比金砖还贵重

金砖国家可以对全球秩序起到制衡作用。金砖国家成员必须认识到，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相互支持与战略协调，势将改写近代以来西方大国为所欲为的国际关系史，并成为一种新的博弈力量站到世界舞台，这是任何单个金砖国家靠自身力量所不能实现的。所以，每一个金砖国家成员都要珍惜这样一种合作机会和合作局面，力争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将国际竞争合作与协调进行到底。尽管金砖国家相互间存在竞争，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共同制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进行大型跨国合并规则和执行实践的完善，开展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政策实施，开展贸易壁垒与反垄断执法，以及加强制止垄断行为的国际合作等，对于规范国际竞争秩序以及加强全球治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表的《三亚宣言》及行动计划，已将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大会列入其中，那么，本次会晤，金砖国家领导人或会进一步强调加强金砖国家竞争机构全面合作。

### 竞争使各国互生掣肘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期许和目标。不过，一旦各国的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矛盾时，各方可能就会不惜暂且放弃共同的目标而产生对攻，加之金砖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上差异大，所以，在重大经济战略问题上或因缺乏足够的共识和交集而互相猜忌。比如2011年1月初，在人民币汇率争议上，巴西立场就呈现出向美国靠拢之势，对中国态度转趋强硬，进而成为美国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新盟友。又如2011年4月，其他金砖国家对中国或主导南南贸易而不满，巴西和南非认为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沉重打击巴

## 拿什么突破美国反倾销的“围剿”

闻一言

3月20日，美国商务部作出裁决，认定中国输美化学增白剂等4类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仅仅在24小时之内，美国就针对中国产品作出4次反倾销或反补贴裁决，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

作为全球最主要出口国之一，中国近几年来一直深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困扰。中国成为全球各国反倾销的“众矢之的”，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无关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面临经济明显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消费锐减，经济复苏迟缓等种种困境。因此，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倾销“围剿”。近几年来，中国钢材、轮胎、玩具等产品屡屡在欧美遭遇反倾销调查。而如今，美国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对贸易开放的热衷度在下降，根本原因是本国经济没有明显起色，美国贸易政策进一步向内收缩，贸易保护

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抬头。美国对华贸易战增多的背后，除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外，应当关注其政治动机，尤其是对于未来我国可能遭遇的反倾销诉讼，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在美国部分政界人士眼中，以创造就业为由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背后一个突出的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为借口，在计算倾销幅度时都用所谓的“替代国价格”，即找一个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或生产成本作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然后拿这个价格与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计算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往往导致倾销幅度被高估，无疑是在侵害中国企业的利益。而只要这一问题在短时期内无法得不到解决，中国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反倾销的困扰，对中国出口企业带来的利益干扰与损失也将无法避免。

我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靶子，既需要正视外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也需要反省内部存在的种种原因和问题。例如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一直集中在成本上，但低廉的价格却也成为了各国攻击我国的最佳借口。同时，作为一项对外贸易的重要政策，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这项政策在促进我国出口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出口退税的长期实施，以及政策涉及行业、产品范围相对较广，一些出口企业依靠财政补贴压低出口价格，甚至出现国内外商品价格“倒挂”的现象，也给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提出反倾销诉讼落下了口实。

美国商务部在短期内针对中国产品作出4次反倾销或反补贴裁决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中美贸易摩擦夹杂着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将不断上演。这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家敲响了警钟：面对频繁发生

的反倾销，一方面需要练好内功。就政策而言，应该从简单的出口退税补贴转向帮助企业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以低价、跑量取胜的外贸产品结构，通过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产品附加值，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另一方面努力改变不利的外部环境，除了敦促欧盟、美国等国尽快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外，遇到美国的反倾销制裁，应该在国际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再一方面加快出口企业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实现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的转变，由制造环节向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环节的转变，由贴牌生产向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转变。摆脱低成本依赖，走出低收益发展，跳出粗加工生存，改变总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率微薄的命运，提升企业议价能力和话语权，实现企业质的跨越，进而为“中国制造”突破欧美反倾销的“围剿”创造条件。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